

波列伏依著

斯大林時代的人



作家出版社

波列伏依著

斯大林時代的人

金人林秀張孟恢劉遠逸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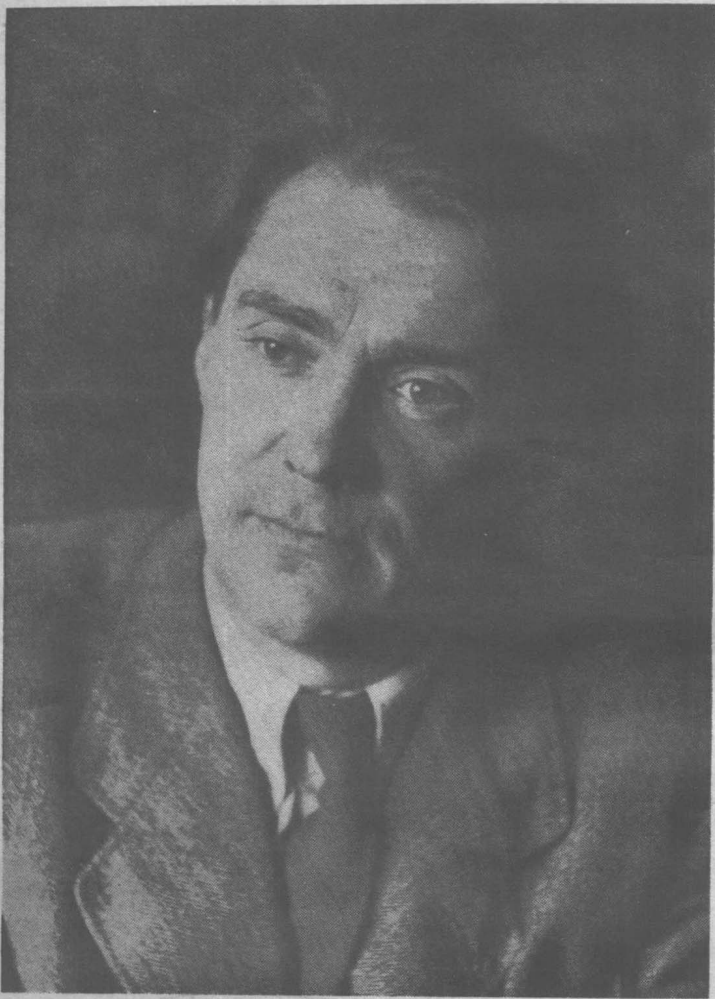
字數 255000

斯大林時代的人

著者 波 列 伏 依
譯者 金 人 林 秀
張 孟 恢 劉 遠 邁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順城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京 1-100000
定價 1.4,0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8

✓ J. W. Schmitt

1948

目次

和平的希望·····	一
最高的獎賞·····	一七
海大道·····	二六
小兔子·····	三三
接力賽跑·····	四二
求醫·····	五一
兩個女伴·····	六〇
見習生·····	七一
戰士遺孤·····	七七
保價郵包·····	八六
『隨風飄』·····	九五
史前巨象·····	一〇六
草原上的隧道·····	一三三
斯大林格勒的兒子·····	一三三

給後代的信	二六〇
遲到的信	二六三
師父和徒弟	二四二
不平常的音樂會	二五八
霧中	二六八
掘土巨人的司令員	二七五
看法不同	二八三
理想實現了	二九四
金獎章	二〇一
小雞	二〇七
歷史的聲音	二二七
道路的開始	二二一
吃香的祖母	二三一
書的誕生	二四〇
貢獻	二五一
夢	二六四
幸福的航程	二七一
手	二六五

一枚古老銀幣的故事……………二九五

女教師……………三〇四

斯大林時代的人……………三一六

附錄

鮑里斯·波列伏依小傳……………三三五

和平的希望

有些會面，即便你活過一百年也不能忘掉。

我想用來作為這本書的開端的這篇小說所描寫的事件，發生在好幾年以前。但是直到目前，我還能清清楚楚地想到那個明朗的夏天的日子，想到那座高懸在寬闊的、被風吹皺的河上的青山，想到那一張婦人的面龐——一張非常普通的、簡直是很平凡的面龐，想到那兩隻深深凹陷進去的、烏亮的、燃燒着一種驚人的狂熱力量的眼睛。

這個婦人的名字，是和奧德賽的女主人公的響亮名字[●]一樣的，她的外表很普通，是剛剛害過一場重病的样子，但是有一段很可怕的經歷。兩個穿着美麗的斯洛伐克服裝、精神飽滿的年輕姑娘小心地攙着她。她伸給我一隻乾瘦的大手，細細的指頭看來彷彿透亮似的，她輕輕地、但是很清楚，像那些自修外國語的人們說話的腔調一樣，用俄國話說道：

『您好！』

真沒想到，她握手的力量很大，姿勢很英勇。

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們早已警告過我，這個婦人是剛從醫院裏走出來散步的。他們要求我，在

● 奧德賽是古代希臘詩人荷馬的名詩。女主人公的名字叫潘娜洛斐。——譯者註。

談話中要小心地避免一切會使她激動的話，不要提她過去的事。

她半天不肯鬆開我的手，而且忽然間她自己講起了那佔滿了她的心靈和折磨着她的心靈的物件。我就在這裏，在多瑙河岸的狄文山頂，在一個古老的斯拉夫式堡壘的廢墟的中間，聽完了這個希臘婦人的駭人的故事，——由於荷馬而流傳千古的，與她同名字的那個古代人的經歷，在這個故事面前大顯遜色，而且是很渺小了。

她的俄語說的不大好——語句裏有時夾雜着保加利亞語，有時夾雜着捷克語，有時夾雜着斯洛伐克語。爲了免得用問題打斷她的敘述，有些句子的意思就只得去猜測。我仍然想從她的名字開始來敘述這個故事——當然，已不能像我在狄文山頂上聽到這個故事的樣子，而只能是現在，過了幾年以後，我想起來的樣子。

『我這樣看您，您別以爲奇怪，』她開口說。『我不是在看您一個人，我是看您的整個民族，對於這個民族我想的太多了……不錯，不錯，我是看你們全體人，他們幫助我堅持了下來，忍受了各種考驗，救了我的生命，當然，你們誰也不會知道世界上有我這樣一個人……姑娘，』她對自己的年輕女伴說，『我請求你們別打攪我說話。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蘇聯人，不管醫生是怎麼說的，我總得把全部經過都告訴他。不會有什麼壞處，不會，——我會覺得輕快……對不起，大概您覺得這很滑稽，您身邊有沒有莫斯科的香烟，蘇聯的錢幣，郵票——什麼都行，我想得到一樣當作紀念。謝謝！現在請您坐在這兒的石頭上，我要開始講了，你們，姑娘們，也請坐吧，因爲我要講很久……沒關係，沒關係，醫生會寬恕我們這種行動，我向您保證，我會輕快些。要知道我總是幻想要會到一位蘇聯人，我可以像對長兄一樣，像對父親一樣，把一切事都告訴他……』

「您說老實話，這兒已經有人把我的事告訴您了吧？好，就是這樣。這兒的許多同志照顧我，就像照顧小孩子一樣。他們連風都不叫吹到我身上，他們甚至於想禁止我提起往事。但是我還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提到，雖說我的女伴，您看吧，已經怒沖沖地皺起眉頭來啦。不過，請您別以為是聽什麼不平凡的事情。我們的全體驕傲的、但是不幸的人民現在正經受着嚴重的考驗。我——只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個。」

「我們希臘有不少人，他們整個的一生就是為自由而鬥爭。然而我——不是，我簡直在不久以前才加入共產黨。在戰前——我應當十分誠懇地對您說——我甚至於害怕「革命」這兩個字。我的丈夫是一個中學教員，至於我——就是你們那兒所說的家庭主婦：為了使丈夫的薪水够用，每天總是想怎麼能吃的省，教養孩子，照顧家裏的事，在小花園裏種玫瑰花。我跟丈夫很喜歡玫瑰花，我們那兒玫瑰花很多，很多。那時我們就是這樣過日子……」

「後來希特勒進攻我們的國家了。我們不願屈服，就不惜流血戰鬥。但是您是知道的，法西斯強盜佔領了和奴役了希臘。他們佔領的和奴役的是國家，並不是人民。戰爭繼續着。不過戰爭已經不能在大路附近進行，主要的是在夜間進行了。我的丈夫和我的大兒子——他就在他父親教國語的那個中學讀書，他們兩人白天繼續做自己的工作。但是一到晚上，他們有時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天快亮時他們才疲倦地、飢餓地回家來，接着我就得從他們的外套上摘半天木刺，把他們褲子上的泥片刷下來。我什麼事都猜到了。我很害怕。四周圍是一片槍斃和圍捕聲。這些希臘的法西斯強盜——保皇黨匪徒——就像從前的土耳其御林軍一樣，把殺死的游擊隊員釘在木板上，把他們的屍體放在市集的廣場上示衆。我哭了很多次，但是我什麼也沒有告訴我的丈夫。他們簡直以為我

一點也沒有疑心他們。

「後來我們聽說，希特勒進攻你們的國家了。那天夜裏，我的丈夫和兒子已經不再瞞我了，他們預備跑到山裏去。這一回他們一去就不再回來了。」

「丈夫在分別的時候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我。他說：「法西斯強盜進攻偉大的蘇聯人民了。現在法西斯強盜算是完蛋了。所有忠實的人們都應該幫助蘇聯戰士快點把瘋狗幹掉。」那時候我還是一個除了丈夫、孩子和玫瑰花以外，什麼也不懂的婦人。我開始央告我的親人想想我，想想家庭。還記得我甚至於對丈夫說：「俄羅斯民族是很強大的民族。讓俄羅斯人自己來對付希特勒吧，因為希特勒是進攻他們呀。」我的兒子笑了，丈夫却說道：「當然，就是沒有我們，蘇聯人也能對付了希特勒，不過當一個人和瘋狗鬥爭的時候，凡是正直的人都該跑過去幫助他。要知道，潘娜洛斐，你認為我們是正直的人的，不錯吧？……」是的，他們兩人都是正直的人，他們走了，而且我記得，我兒子尼珂斯一面向外走，一面回頭，從路上喊道：「媽媽，別忘記玫瑰花呀！我們勝利回來的時候，用得它們哪。」

「他們打仗的地方離家很遠。我從他們那裏一點消息也沒有得到過。但是有一天（這已經是第二年的夏末了，我記得那時候我正在剪玫瑰花叢），有三個保皇黨匪徒，穿着野蠻的服裝，騎着自行車到我家來。他們把自行車放在柵欄旁邊，也沒有請求允許，就走進小花園來了。其中的一個腋下夾着一個不很大的、沉重的包袱。這個夾着包袱的人問明了我的姓，知道我是什麼人以後，就說

● 土耳其在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一種特權軍隊，類似後來各國的近衛軍，一八二六年廢除了這種軍隊。——譯者註。

從我丈夫那裏帶來了信息。他的同伴們笑了，他就開始解那個原來是個普通口袋的包袱。他解開以後，捏住口袋角，向外一抖。從口袋裏滾出來一顆人頭。人頭上沾滿了乾血，但是從高高的額角上的尖形禿頂以及細細的美麗的鼻子上，我認出了這顆人頭。我的兩腳在地上站不住了……

「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在屋裏了。我的老母親和女兒露拉都站在旁邊。女兒說：「媽媽，爸爸說的很對：當北方那個偉大的民族正在跟瘋狗鬥爭的時候，是不能旁觀的。」露拉是中學七年級學生，還完全是個小姑娘。她的洋娃娃就放在旁邊她預備功課的小桌子上。但是我明白：她說的對。我想了想——在正燒着大火的屋子裏還關心舒服不舒服是很愚蠢的。

「我跟女兒都是沒有政治經驗的人。那些跟希特勒侵略強盜和保皇黨匪徒進行鬥爭的人是要做很嚴格的祕密活動的。過了一個月，我和露拉終於到了抵抗軍[●]的隊伍裏——恰好就是我的丈夫在與保皇黨匪徒戰鬥中犧牲的，而我的兒子尼珂斯還在繼續他的事業的那個隊伍。

「也許，您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一個陌生的女人把這一切向您講呢。是這樣嗎？要知道，自從我在玫瑰花叢底下看到我丈夫的腦袋以後，我的全部感情和希望就和你們的人民，和你們偉大的領袖聯繫起來了。

「對於男子來說，進行游擊戰爭已是很困難，而對於女人，在游擊隊裏更加困難。我和露拉有時覺得很困難。但是每當我再也忍受不了，我覺得周圍整個世界都開始變成一片漆黑時，我想起了那塊在地球儀上，你們的國家廣闊展開的地方，我就感到輕鬆了。既然有蘇聯存在，那麼法西斯主

義早晚是要被打垮的！這就是說，生存、受苦、鬥爭，也就有指望了。現在，當我看見我生平遇到的第一位蘇聯人的時候，我明白，應該把一切、一切都告訴您……這不是什麼懺悔，決不是。這是一個平凡的希臘婦人，在為和平、為不幸的祖國的自由、為人類幸福而進行的總的鬥爭中所能盡到的一點微小力量的總結報告……姑娘們，別用責備的目光看我，反正我不會住口的。

「話再說回來，我和露拉參加了隊伍，擔任了護士工作。我們沒有打過仗，沒有，——直到現在我沒有放過一槍。但是經過我們手的千百個傷員，不管對於我，不管對我的露拉都沒有抱怨過。要知道我們的軍醫院就安置在潮濕的土窖裏，我們沒有藥品，有時候我們的醫生要用普通的木匠鋸子鋸腿和手。我們拿農民把自己孩子的尿布、舊手巾、舊襯衣撕成的線團當棉花。時常在撤退的時候要做大規模的轉移，那時候我們的軍醫院就隨着隊伍一同行動。戰士們把傷員揹在自己身上。雖說我一回槍也沒有放過，我的露拉甚至於害怕爆炸的轟隆聲，但是我們在這個神聖的戰鬥中並不比別人壞。

「那時我們的軍隊裏已經有了很多共產黨員，仗打得很好，很頑強。不過當我們很困難的時候，彈藥快用完的時候，大雪阻止了我們的活動，人們把最後一天的玉米乾糧分成四份來吃的時候，——你們光榮的軍隊進攻的消息對我們來說，就像給重病人使用氧氣一樣：我們活躍起來，生氣又灌進了我們疲倦的身體，我們又覺得勝利接近了。要知道你們的軍隊那時候已經全面地，所向無敵地向柏林進軍。當法西斯強盜的主要堡壘被你們佔領的時候，我們在山上的露營裏高興極啦，我們的戰士都拚命唱歌跳舞！我們高興，好像是親自把紅旗插在德國國會大廈的頂上。以前我在自己的小花園裏，保皇黨匪徒把我丈夫的腦袋抖到我腳底下的那一剎那所感受的恐怖，這些時光對我成了一種補償。

「我們以為戰爭已經結束了，於是回到了自己的小城市裏。甚至我們小房子所在的地方變成了

一片漆黑的火場，而且長滿亂草這種情景，也沒有能使我過分傷心。我們全家三口人——兒子、女兒和我——都住在一位善心人家的一間小房子裏。我們還需要很多的享受嗎？這些年來，如果我們能在鄉間的澡堂子裏洗洗澡，或者能好好地在屋子裏的乾草上睡一夜，這類極平常的、極普通的事我們就覺得是很高興了。

「不過您要知道，我們的快活日子並不久長。那些昨天還爲希特勒服務的，帶着狗在山谷裏追擊我們的人，那些砍掉我丈夫腦袋的人，又在新的佔領者——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裏得到了庇護和工作。至於那些和法西斯強盜鬥爭過的人們，很快又被迫隱藏起來了。鄰居和朋友警告我們，說我們的自由也受到了威脅。我們不願相信：誰敢干涉一個爲祖國自由而犧牲的人的家屬呀！但是我的兒子講到，在希特勒佔領時期，從山頂堡壘上撕下法西斯旗子的我們的民族英雄——連希臘的不識字的農民也能尊敬地叫出他的名字的人，——被逮捕，而且押進監獄去的時候，我們明白：敵人把我們的自由劫奪了。兒子把埋藏在隱蔽地方的武器掘出來。我們又到了山裏。一切的經過又和以前一樣了。不過對法西斯強盜和他們的外國主子的鬥爭是更加殘酷了……」

「同志！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恐怖，您知道得比我們還清楚。但是美國法西斯主義的恐怖您還沒有見過，沒有。您僅僅是從報紙上知道的。現在請您聽聽，一個希臘婦人，一個希臘的母親，對您講講這種恐怖吧。」

「希特勒強盜是可怕的、背信棄義的、殘忍的。不論女人，不論孩子他們都不饒恕。然而就是希特勒強盜所幹的那一切，和美國強盜的暴行比起來又大爲遜色了。杜魯門匪幫——這不配稱爲戰士。他們喜歡戰爭，但是他們自己却不敢打仗。他們寧可在什麼地方的咖啡館裏消磨時間，販賣紙

烟，向飢餓的老百姓賤價收買古物。利用金錢替他們打仗。他們僱用了地球上的一切卑鄙無恥的東西，——從放出監獄的騙子手直到這些可憎的職業劊子手——保皇黨匪徒。他們把自己的武器、毒藥、破壞的工具、偽鈔、以及那些該死的金元送給那些匪徒。他們一面在使兒童、婦人、老人們流血，一面偽善地笑着，談論自由、民主、良心和上帝，他們說謊、造謠、呌牙——他們的戰爭是這樣的。這種戰爭比希特勒的戰爭還要可怕。這是一種可憎的、胆怯的壞蛋們的戰爭——他們陰謀用別人的手來進行的戰爭。您可以相信我，同志……

『再說，我們在山裏打仗的隊伍，在美國走狗們的壓迫之下，只好慢慢後退。回想起這些日子真是可怕呀！許多美國飛機在天空不停地飛。甚至於夜間它們也轟炸和掃射我們的縱隊，我們放射子彈要一粒一粒地計算着。那時我所領導的軍醫院已經住滿了傷員。爲了使美國飛機發現我們以後來不及轟炸，我們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停留三兩天以上。

『同志，這時我才知道什麼是人民的愛與忠誠了。

『有時候我們得走過那種連驢子都不能通過的壞道路。農民們就抱着傷員們前進，他們的妻子跟在他們身後，拉着我們的可憐的醫院的財產和他們從村子裏給醫院弄來的極少量的食品。

『有時候停在由樹林隱蔽着的、美國的惡鷹不能發現的山洞裏。這時候我的女兒和其他的女護士們就給傷員們朗讀你們蘇聯的書籍，這些書籍是由祕密出版社『自由希臘』出版的。這裏有描寫姑娘卓婭的詩，我們有一支青年游擊隊就用這個姑娘的名字命名的，有描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機

關槍的戰士①的小說，還有一大本描寫一個礦山小城的許多男女青年的書②，這些人的榜樣都教導我們全體在戰鬥中要堅強、勇敢、不倦。還有很多很多別的好書。

「同志，我知道這是藝術作品。對於我們這些在希臘山裏鬥爭着的人們，這些書是戰鬥條令，是激發軍人勇氣的教科書，也是安慰和提高傷員情緒的妙藥。我自己就曾經體驗到這種有力量的、萬應靈藥的作用……這是一個可怕的日子，一位送到我們醫院來的帶了花的指揮員告訴我，我的兒子，我的光榮的尼珂斯，在南斯拉夫邊境被打死了……」

「不不，不要緊，我現在很鎮定。他的首長對我，對他的母親是這樣說的——我的兒子犧牲得很英勇。請聽，這是怎樣發生的吧。」

「我們已經知道鐵托叛變的事了，這個下賤的名字活該遺臭萬年了！是的，我們知道他的叛變，但是我們決沒想到他會幹出這種壞事來。我們山裏的人有這樣的說法：一個快要淹死的人，就連遇見毒蛇也要抓住不放的。遺憾得很，這話說的很對。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匪軍，用數量上遠遠超過我們的兵力，把我們壓迫到南斯拉夫的邊境。游擊隊員們戰鬥着，他們的老婆、孩子、老人在這太行軍中，都跟他們一同撤退了，而且人數很多，都被送到後方，雖說是靠近了敵國的國境，然而總算是外國的國境，看起來他們在那裏總還可以免受子彈的射擊。應該支持到天黑，可以藉着黑暗和霧氣的掩護，人不知鬼不覺地衝出敵人的圈子。我們已經這樣幹過不止一次了。」

① 指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譯者註。

② 指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譯者註。

「這時發生了恐怖的事件。從南斯拉夫的領土上對我們的手無寸鐵的大羣家屬，展開了殘酷的、毀滅性的砲火。游擊隊腹背受敵了。許多最有經驗的游擊隊員努力設法要從南斯拉夫的砲火下救出我們手無寸鐵的人羣。他們在我的兒子領導之下，帶着機關槍臥倒，開始反擊。但是兵力太懸殊了：幾個人跟整整一支隊伍交手。尼珂斯的同志一個跟一個在戰場上倒下去了，他自己也受了傷，但是還在繼續放槍，爲了使婦孺們，使全部輜重能逃出毀滅性的砲火。他在南斯拉夫的憲兵還沒有越過邊境，還沒有從後邊爬到他身旁，向他身上撲去之前，一直在開槍。他們撲上來之後，他就用最後一顆手榴彈炸毀了機關槍，炸死了自己，也炸死了許多敵人。

「這就是曾經親眼看見我的尼珂斯光榮犧牲的指揮員對我所講的……：可怕的打擊呀！但是我立定脚跟忍受了這種打擊。有差不多一百個傷員由我來保護，他們都是我的孩子。沒有工夫去傷心，四面八方傳來呻吟聲，他們叫我：「媽媽，媽媽，媽媽！」我的傷員都叫我媽媽。

「現在請聽聽我的最後一件事情吧，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的頭髮變白了，變成我們的古代彫像的大理石一樣顏色了。這件事是在南斯拉夫法西斯強盜們殺死我兒子以後不久發生的。不錯，那件事發生在星期一，而這件事情發生在同一星期的星期五……」

「我們的幸運並不長久。我們衝破了法西斯強盜的包圍圈，翻過山頂，順着山路跑了五十公里，認爲最低限度可以有幾天脫離開危險地帶了。我的軍醫院安置在幾個牧人的小茅屋裏。空氣非常地明淨，在我們的山裏只有秋天的空氣才是這樣的。牧人們毫不吝惜地拿羊奶給傷員們喝……」

「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搞的，只是有一天的黃昏時光，我們忽然聽見村子外頭響起了槍聲。我和女兒跑到我們的重傷員所住的那個小房子的台階上，看見幾個游擊隊員，一面抵抗着，